

· 科技史 ·

⑦
35-40

从美国科学史学会对《ISIS》杂志的经费支持看二者关系的变化

魏屹东 邢润川

9327.129

A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考察美国科学史学会对《ISIS》杂志的经费支持的整个过程, 探讨了二者之间由名不符实到名符其实, 由关系不甚密切到相互密切合作再到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三个阶段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变化。

G·萨顿 (George Sarton, 1888—1956) 1912年在比利时创立的科学史刊物《ISIS》是国际科学史界公认的权威杂志, 是科学史的一面旗帜。^[1]它的生存与发展是与科学史的伟大事业的生存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 《ISIS》能有今日之繁荣, 除了创立人G·萨顿40年的不懈努力外, 与1924年在波士顿成立的美国科学史学会 (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 以下简称HSS) 的支持关系极大, 可以说没有HSS, 就没有《ISIS》的今天。然而, 人们通常认为《ISIS》是HSS的机关刊物, 隶属于HSS, HSS用会费支持《ISIS》是理所当然之事。实际上, 二者的关系并不这么简单, 根据关系密切程度, 特别是根据HSS对《ISIS》经费支持的程度, 其关系从1924年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24年到1934年为第一阶段, 1935年到1952年为第二阶段, 1953年后至今为第三阶段。前两个阶段主要是HSS与主编G·萨顿的关系, 后一个阶段才真正是HSS与《ISIS》的关系。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 HSS与《ISIS》的关系经历了由名不符实到名符其实, 由不甚密切到相互合作再到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变化。本文从HSS对《ISIS》的经费支持出发, 探讨二者之间这种既复杂又微妙的关系。

1

1924年到1934年, 是HSS与《ISIS》主编G·萨顿开始合作的十年。在此十年期间, 双方虽然达成了一项协议, 规定《ISIS》是HSS的机关刊物, HSS用部分会费收入支持《ISIS》, 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 双方均未按协议规定执行, 二者除了少量的经费关系外, 并无实际上的从属关系。加之达成的协议缺乏严格的约束性, 《ISIS》完全属于主编个人, 二者的关系十分松散, 这是二者关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1919年, G·萨顿在美国恢复了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停刊的《ISIS》的编辑出版工作, 但经费短缺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除了靠一些朋友的资助和他自己筹集一些资金外, 其余费用全由他自己承担。但G·萨顿到美国不久, 并不富裕, 生活十分简朴, 《ISIS》的生存成了大问题, 为了给他的《ISIS》寻求可靠的经费来源, 为了《ISIS》的未来发展, 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与支持下, 他于1924年1月12日在波士顿成立了HSS。当时他对HSS抱有很高的希望, 他在当年的《ISIS》上以赞赏的口吻写道, “在一大批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精神的学者的大力支持下, HSS成立了, 其目的一是为了促进科学史的发展, 更主要的是支持出版其机关刊物《ISIS》, 《ISIS》从此有了坚强的后盾, 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由私人办时飘忽不定了。”^[2]从HSS成立之日起, G·萨顿便与HSS达成一项口头协议, 规定《ISIS》为HSS的机关刊物, 属学会领导, 学会用80%的会费收入支持《ISIS》的出版。然而, 实际情形并不是像G·萨顿所期望的那样理想。由于在HSS成立初期, 会员数量不多, 会费也不高 (每人每年5美元), 因而会费收入很有限。尽管HSS按协议规定付给主编G·萨顿出版《ISIS》的费用, 但提供的经费很有限, 根本不能保证《ISIS》有充足的出版经费。加之口头协议缺乏法律约束力, HSS成立

两年后才用会费支持《ISIS》。在这种情况下,主编G·萨顿仍不得不像以前那样为《ISIS》的经费四处奔波,甚至支付部分亏损,如1928年,出版《ISIS》的费用共3317美元,50%来自HSS,23%为出售《ISIS》过期期刊所得,4%是比利时征订者的征订费,其余是捐款和他自己承担。^[3]1929年据G·萨顿自己称,《ISIS》的出版费用他几乎承担了一半。^[4]1930年,《ISIS》亏损639美元,由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瑞士朋友捐助1000美元才得到补偿。^[5]为了从HSS得到稳定和更多的经费支持,加强《ISIS》同HSS的关系,改变《ISIS》经费不足的境况,G·萨顿几经同HSS领导人协商,1930年在《ISIS》上公开发表了题为《HSS与《ISIS》主编的协议》的书面协议,^[6]使双方的关系公开化与明朗化,该协议的具体内容如下:

1、以下协议补充、完善和代替1924年1月12日在波士顿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大厅举行的HSS成立大会上HSS与《ISIS》主编达成的暂时性口头协议。

2、HSS的每位会员会费每年为5美元。

3、《ISIS》为HSS的机关刊物。

4、《ISIS》主编每年至少出版《ISIS》八开纸600页。

5、HSS应从每位会员交纳会费的5美元中付给《ISIS》主编4美元。

6、交给司库的终生会员会费(高于普通会员),应由司库在定期结算后将其中80%付给《ISIS》主编。

7、从第一年十月到第二年五月含五月期间,司库每月向《ISIS》主编呈交他当月收到的所有当年会费的80%的支票。

8、HSS的其他刊物不再以《ISIS》的名义出版。

9、在《ISIS》每期中,应及时报导HSS会员情况、领导成员名单及HSS有关会议情况等有关学会的信息。

10、本协议经双方同意方可更改。

此协议自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在签订此协议后的当年,HSS便成立了一个筹款委员会,专门为学会与《ISIS》筹集资金。该委员会当年就向《ISIS》主编提供了一部分资金,加上HSS提供的会费收入,使得G·萨顿出版《ISIS》多达920页,双方的关系得到了加强。然而,双方的关系仍是仅靠协议维持的一种合作关系,而不是一种从属关系,协议的签定本身就意味着双方是各自独立的、不具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因此这种协作与合作关系当环境情况发生变化时会变得不稳定、不和谐,3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大萧条,HSS会员由1928年的620名减少到1933年472名,会费收入减少,付给《ISIS》主编的经费也相应减少,主编G·萨顿又陷入了经费短缺的危机。^[7]为此,G·萨顿不得不采取压缩文章篇幅,减少《ISIS》页数的措施来节省部分开支。同时,他建议HSS理事会创办一份不定期刊物《Osiris》,专门刊登《ISIS》不能容纳的长文章(字数超过1万),出版费用从HSS的周转性著作出版基金中支付(此基金是卡内基研究会1928年出资7500美元在HSS设立的一项专门出版科学史著作的基金)。1934年,G·萨顿在《ISIS》第21卷上刊登告示,宣布《ISIS》不再接受1万字以上的文章,应交由《Osiris》发表,^[8](《Osiris》第一卷于1936年在纪念D·E·史密斯诞辰75周年时出版)以减轻《ISIS》的负担。据G·萨顿在《ISIS》上称,《ISIS》前18卷(HSS成立后有12卷)的出版费用一半几乎是他自己承担的,^[9]可见,主编为他的《ISIS》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这说明HSS的部分会费支持并不能使《ISIS》完全摆脱经费危机,《ISIS》必须自谋出路。尽管如此,双方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因为HSS在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坚持用部分会费支持了《ISIS》,G·萨顿也坚持出版了700页,双方在相互理解与谅解的基础上进行了合作,合作向着令人可喜的方向发展。为了摆脱经费危机,HSS在1934年的年会上第一次修改了会章,将《ISIS》主编首次纳入理事会成员,以加强学会与《ISIS》主编的关系,使《ISIS》能真正成为学会的机关刊物,同时,HSS成立了一个出版委员会,协助G·萨顿工作,并负责除《ISIS》之外的其他刊物及著作的出版。学会秘书还以学会名义向各界及个人发出300封倡议书,呼吁对科学史有兴趣的集体单位及个人入会支持HSS的事业。G·萨顿积极配合,也给列于1934年《ISIS》第五期上的美国科学界著名人士写信,寻求对《ISIS》的支持。结果HSS会员增加了85名,《ISIS》也得到了35名科学家的支持。^[10]这一年,HSS承担了《ISIS》出版费的36.7%,卡内基研究院和美国科学院的资助占36.9%,主编G·萨顿承担了26.4%。G·萨顿将这一年出版《ISIS》的功绩归于卡内基研究院和美国科学院,他说,如果没有他们的资助,《ISIS》的亏损将达到2000美元,是《ISIS》创

刊以来最严重的危机。^[11]G·萨顿没有肯定 HSS 的支持作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他与 HSS 有约在先,HSS 理应给予支持。另一方面更为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他对当时的 HSS 理事会有一种不信任感,对当时在 HSS 中流行的欲将《ISIS》科普化的倾向性十分不满。他在给他的编辑委员会成员制定的一份“职能与责任”的说明书中公开承认“尽管 HSS 用会费支持《ISIS》,但《ISIS》的未来仍无保证,《ISIS》仍属于主编个人所有,是主编的私有财产。”^[12]并且以不满的口吻称当时的 HSS 行政委员会“主要地由科学史的业余人员组成”,明显地对 HSS 行政委员会有一种不信任感。他还对会员中要求以赚钱为目的将《ISIS》科普化和通俗化而不惜损害其学术价值的倾向性及观点深感痛惜,坚决要求制止这种不良倾向及观点在 HSS 中流行。但对 HSS 及其会员对《ISIS》的支持与前途的关心表示由衷的感谢。^[13]由此不难看出,此时 HSS 与主编 G·萨顿及其《ISIS》的关系除了经费支持关系外,在其他方面双方的关系不明显,《ISIS》名为 HSS 的机关刊物,实为主编个人的私有财产。形成双方这种关系不甚密切的原因一是主编 G·萨顿是《ISIS》的唯一创立人,他不忍心或不肯轻易在 HSS 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将《ISIS》交给 HSS。加之《ISIS》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几十年辛苦培养的结晶,更是实现他的综合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宏伟理想的工具,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事业上或《ISIS》的前途考虑,G·萨顿都不会轻易放弃对《ISIS》的控制。二是 HSS 虽然是在 G·萨顿倡导下创立的,但不属于他个人所有,况且他对 HSS 的有些做法并不赞成,因此二者的关系出现不甚和谐与融洽的一面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三是虽然 HSS 用 80% 的会费收入支持了《ISIS》,但总额并不大,远不能满足《ISIS》的费用需求,何况由于经济状况的不景气,HSS 并没有完全按协议规定支持《ISIS》,主编仍不得不承担可观的一部分费用。仅从经费这一点考虑,G·萨顿主宰《ISIS》也是合情合理的、必然的,因为经济因素在双方的关系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但可以肯定,随着 HSS 对《ISIS》支持费用的增加,双方的关系会发生变化,会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和改善。

2

1935 年到 1952 年,HSS 与《ISIS》主编 G·萨顿的关系由于 HSS 对《ISIS》支持经费的增加以及随着科学史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双方加强联系,双方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密切与和谐,特别是二战后,G·萨顿几乎将《ISIS》完全交由 HSS 管理,《ISIS》成了名符其实的 HSS 的机关刊物。这是 HSS 与《ISIS》关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1935 年,HSS 为求得自身的发展,采取了鼓励大学、图书馆和研究院等单位及大学教师、大学生、图书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入会的新措施,使会员数量增加了 10%,会费收入相应增加,财政情况有所好转。这一年,HSS 向《ISIS》提供的会费占《ISIS》出版费的 43%,^[14]比前一年有所增加。随后的几年中,HSS 对《ISIS》的支持费用逐年增加。如 1939 年,HSS 用 49% 的会费收入支持《ISIS》,尽管只有 461 名会员交纳了会费。^[15]G·萨顿并没有因 HSS 没有按协议规定支付会费而抱怨 HSS,他知道 HSS 所处的处境,违约事出有因,实出无奈。他也深深懂得,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单靠 HSS 的支持是不能维持《ISIS》的现状的,更谈不上发展,《ISIS》的发展与未来还需靠自身。他一方面积极同 HSS 合作,向其他组织机构及个人寻求资助,一方面从内部深挖潜力,鼓励和动员编委会成员出谋划策,想方设法寻求支持。在他的苦心经营下,《ISIS》靠出售过期期刊和依靠卡内基研究院的资助及一些朋友的帮助与支持,基本保持了收支平衡,亏损部分仍由 G·萨顿支付,如《Osiris》在一位朋友的资助下出版后还有节余。G·萨顿将这一切归于 HSS 司库卓有成效的工作和他本人努力的结果。^[16]

1941 年,由于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会员数量锐减,HSS 又遇到了财务危机。HSS 在 12 月召开的年会上成立了一个临时委员会,专门负责解决出版《ISIS》面临的经费困难问题,足见 HSS 对《ISIS》的重视和关心。同时,第二次修改了会章,调整了一些政策以增加会员数量,到年底会员数增加到 595 名,会费收入超过上一年。^[17]为支持《ISIS》出版,HSS 理事会决定放弃出版“传记性”系列丛书,将出版费支付给主编 G·萨顿。这样以来,HSS 支付给《ISIS》的经费高达 3621.1 美元,比先前有较大增加^[18],这一年,《ISIS》的印刷地由比利时迁到美国,为此美国哲学学会资助《ISIS》1000 美元,使《ISIS》在经费极困难的情况下得以正常出版,帮助 G·萨顿渡过难关。^[19]HSS 在自身经费很紧张的情况下,全力支持 G·萨顿编辑出版《ISIS》,深受主编 G·萨顿的赞扬,他看到了 HSS 的力量,加强了与学会的联系与合作。与此同时,G·萨顿为减轻 HSS 的负担,通过减少《ISIS》容纳量节省了部分开支,保证了《ISIS》的正常出版,如 1942 年

《ISIS》为 541 页，1943 年为 371 页。HSS 与主编 G·萨顿均由于经费紧张的缘故而没有达到协议所规定的要求。然而正是经费不足才使得双方加强了合作，共渡难关，在逆境中建立起了较为和谐融洽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愈来愈向着令人可喜的方向发展。

1945 年，二战结束，HSS 会员数量增加，经济情况出现好转，于是 HSS 立即增加了对《ISIS》的经费支持，当年就承担了《ISIS》的出版费的 89%。^[20]与此同时，HSS 理事会任命哈佛大学的 I·B·柯恩（I·B·Cohen）为《ISIS》的常务主编，协助 G·萨顿工作。这一具有转折意义的举措表明 HSS 与主编 G·萨顿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二者的关系已相当融洽。G·萨顿基本上放弃了对《ISIS》的个人控制，放心地交由 HSS 管理。实际上，此时《ISIS》的编辑工作已由 I·B·柯恩负责，《ISIS》已基本属于了 HSS。在随后的几年中，HSS 会员数量不断增加，如 1945 年为 715 名，到 1948 年增加到 842 名，^[21]会费收入增加，加上一些学术团体或其他组织机构或个人赞助，HSS 的财政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出现赤字，经常入不敷出。主编 G·萨顿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为《ISIS》的经费四处奔波，经常为《ISIS》的生存与发展担心了，他对 HSS 寄以很大希望，相任感和依赖性也大为增强。

40 年代末和 50 年代初，随着 HSS 对《ISIS》经费支持的增加，HSS 开始参与《ISIS》编辑政策的制定，对出版及订证情况也进行干预。此时 HSS 对《ISIS》的领导关系变得越来越名符其实，主编 G·萨顿不再将《ISIS》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而是看作学会的真正机关刊物，归学会所有。部分原因是 G·萨顿年事已高，感到有点力不从心，欲将精力投入到他的科学史研究事业上，以完成他的综合科学史的宏伟愿望；部分原因是 HSS 组织机构的改组，改变了他对 HSS 行政委员会的不相任的看法，对 HSS 的未来和前途充满了信心，将《ISIS》交给 HSS 比交给任何个人更有保证；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经费所起的作用。HSS 对《ISIS》经费支持的增加，逐渐确立了 HSS 对《ISIS》法定所有人的地位，于是逐渐通过经费渗透将属于个人的《ISIS》转移到学会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当然不能排除作为 HSS 会员及《ISIS》主编的 G·萨顿对 HSS 的深厚感情因素，因为他创立 HSS 的主要目的就是保证他心爱的《ISIS》有固定的经费支持和未来有所依靠，因此将《ISIS》交给学会管理就不足为奇了。这充分说明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学会的力量才是真正巨大的，G·萨顿比别人更懂得这一点，因而将《ISIS》交给学会也是必然的。

3

1953 年以后，HSS 与《ISIS》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二者的关系不再是学会对主编个人而是学会对《ISIS》的关系。这一时期，HSS 与《ISIS》融为一体，彼此不可分，《ISIS》成为 HSS 名符其实的机关刊物。这是二者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53 年是 HSS 与《ISIS》关系发生实质性重大变化的一年。这一年，HSS 主席 H·布郎（Harcourt Broun）在《ISIS》第 44 卷第一期发表声明，宣布接受 G·萨顿辞去《ISIS》主编的辞呈，由 I·B·柯恩领导的一个《ISIS》编辑委员会负责《ISIS》的编辑出版工作。该委员会由 I·B·柯恩、M·克拉盖特（Marshall clagett）、I·E·德雷布肯（I·E·Drabkin）、J·F·富尔顿（John F·Fulton）和 C·泽克（Conway zirkle）组成，I·B·柯恩为主编。从此，《ISIS》开始由一个委员会负责而非主编一人主持，结束了由 G·萨顿一人控制《ISIS》的历史，《ISIS》完全属于 HSS，是 HSS 名符其实的机关刊物，《ISIS》的重大事件由 HSS 理事会决定（主编成了 HSS 当然的理事会成员）。在当年的 HSS 年会上，HSS 重新修改了会章，设立了财务委员会来协助司库管理学会的财务。该委员会决定以后每年向《ISIS》提供 4000 美元的经费。同时，HSS 理事会决定将会费从 5 美元提高到 6 美元，将《ISIS》价格从 6 美元提高到 7.5 美元，并决定在《ISIS》增设广告栏以增加收入，这是《ISIS》创立以来的第一次，是为发展《ISIS》而作出的新决策。^[22]当年 HSS 用 80% 的收入支持《ISIS》，随后几年花费在《ISIS》的费用逐渐增加，如 1954 年为 82%，1955 年为 87%，《ISIS》成了 HSS 花费最大的项目，用去了 HSS 大部分经费。^[23]这一巨大的开支（近 8000 美元）是任何个人所无法承担的，没有 HSS 的支持，《ISIS》的确难以维持下去。从这里可以看出 G·萨顿成立 HSS 是多么的有远见，学会也感受到 G·萨顿创办《ISIS》的过程是多么的艰难。

50 年代中后期，HSS 由于《ISIS》的巨大开支，财政出现了赤字。为解决“《ISIS》危机”，HSS 想方设法寻求各种基金会或组织机构的资助，如 1956 年李博基金会（Leeb Fund）资助 2500 美元出版《ISIS》第五期，1957 年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决定以后每年向 HSS 提供 2000 美元支持出版《ISIS》。HSS 也成立了 G

·萨顿纪念基金会为《ISIS》筹款。^[24]个人也向HSS捐款支持《ISIS》，如B·狄布纳（Bern Dibner）为《ISIS》赞助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在各界及个人的支持下，《ISIS》得以正常出版。从这种意义上讲，出版《ISIS》成了对科学史事业支持的团体及个人共同的事业，其中HSS起了倡导与带头作用。

60年代初，HSS的财政出现好转。HSS为保证《ISIS》有充足的经费出版，将会费由7.5美元提高到10美元，又促成美国钢铁公司出资5000美元支持出版《ISIS》，使HSS摆脱了财政危机。这期间，HSS又举办了“科学史计量会议”和“科学家手稿鉴定与研究会议”而获得一笔收入，加之会员数量的大幅度增加（由50年代末的1000多名增加到近2000名），会费收入增加，使HSS支付《ISIS》出版费用后还有节余。此外，《ISIS》订户的增加，也是HSS财政出现好转的一个原因。^[25]60年代中后期，NSF代替美国钢铁公司资助出版《ISIS》重要文献目录汇编（简称CB），使CB从1967年起能够作为《ISIS》每卷第五期单独出版。史密森逊研究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从1964年起支持《ISIS》，使《ISIS》的编辑人员的薪金有了保证。^[26]1968年，《ISIS》的CB编辑出版工作交给威斯康星大学科学史系负责，J·纽（John Neu）任主编，经费由HSS和威斯康星大学共同承担，减轻了HSS的负担。这一切都是HSS努力的结果，HSS成了《ISIS》的坚强后盾，显示出它作为《ISIS》的“法定代表人”和“保护人”的威力。HSS与《ISIS》的关系成了“母子”关系，彼此休戚相关，不可分割。

70年代初，HSS理事会决定再次提高会费和《ISIS》订价（个人会费为15美元，集体会费为18美元），以增加会费收入来支持日益提高的《ISIS》出版费。1974年是HSS成立50周年，为此，HSS成立了一个临时集资委员会，为HSS筹集资金，当年就筹集资金11000美元，加上大学的科学史教育费13250美元，使得HSS支付《ISIS》出版费外还有节余。^[27]10月25—27日在Burday图书馆隆重举行了纪念大会，来自世界各地的430名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会上不少著名科学史家对HSS所从事的事业给予很高评价。《ISIS》第四任主编R·P·马尔特霍夫（R·P·Multhauf）的评价最为中肯，他评价道，“HSS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为科学史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说HSS在实现和完成其创始人的宏伟理想与美好愿望方面还不是很成功的话，那么至少在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是极为成功的。那就是确立了科学史作为一门独立的专门学科的地位和保持并发展了令学会每位成员最感到自豪的有形财产《ISIS》。^[28]的确，HSS像《ISIS》的创立人G·萨顿那样，为《ISIS》的生存和发展付出了很高的代价，给予了最大的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以后的几年里，HSS通过各种努力，使其财政收支基本保持平衡，并使《ISIS》在其管理下得以长足发展。1979年，R·P·马尔特霍夫主席主持召开了HSS行政委员会会议，会上经过讨论一致同意1980年后将会费收入的95%用于《ISIS》的编辑与出版。^[29]可见出版《ISIS》成了HSS的最主要的事务之一。1983年，HSS发动了一场为学会出版物（主要是《ISIS》）筹款的运动（Fund drive），这场运动发展很快，每年筹款平均达数万美元，且逐年增加，基本解决了《ISIS》的出版费用。尽管HSS的支出特别是支付《ISIS》的出版费在逐年上升，这场运动毕竟解决了HSS的部分后顾之忧。HSS为鼓励和表彰赞助单位及个人，1984年起将赞助单位及个人的名字刊登在《ISIS》上。^[30]在众多的赞助人中，最值得一提的是B·狄布纳，他从1984年开始每年出资一笔可观的款支持《ISIS》，使《ISIS》的容纳量增加。而推动这场运动的1983—1984年的HSS主席G·霍尔顿（Gerald Holton），为筹款四处奔波，受到HSS的高度赞扬。^[31]与此同时，《ISIS》编委会并没有仅仅依靠HSS来支付《ISIS》的出版费用，他们也积极通过扩大《ISIS》发行量和增加广告费等措施来增加收入，减轻学会负担。第五任《ISIS》主编A·撒克利（A·Tharchary，任期1979—1985）在增加《ISIS》自身收入和发展《ISIS》上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他使《ISIS》的发行量由以前的3000多份增加到4250份，净增加34%，而且使《ISIS》的容纳量扩展到1018页，这是前所未有的。^[32]1986—1991年，在HSS理事会与《ISIS》编委会共同努力下，《ISIS》收支平衡且有节余，结束了“《ISIS》危机”的历史，1991年HSS在年会上修改了会章，首次将《ISIS》主编纳入学会领导成员，^[33]说明《ISIS》主编在学会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ISIS》在学会中的作用也愈来愈重要。这一举措表明了HSS与《ISIS》已完全一体化，同呼吸、共命运，关系到达了“一损俱损，一兴俱兴”的地步。

综上所述，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在HSS成立初期，由于自身发展的限制和经费的短缺，尽管学会也用部分收入支持《ISIS》，但与《ISIS》实际花费相比数额并不大，主编G·萨顿仍不得不为《ISIS》的经费操劳奔波、自己承担相当一部分费用。在这种情况下，主编认为《ISIS》是自己个人的财产就是情理中的了。此

时学会的威力尚未发挥出来。随着 HSS 的发展壮大,收入愈来愈多,对《ISIS》的经费支持不断增加,二者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不甚密切到密切合作,学会整体的力量逐步显示出来,主编 G·萨顿对 HSS 的依赖性增大,对 HSS 相任感增强,双方的关系也趋于和谐。G·萨顿辞去《ISIS》主编之时,学会就完全掌握了《ISIS》,承担《ISIS》的一切费用,当然《ISIS》就成了 HSS 的名符其实的机关刊物。此时,HSS 与《ISIS》已融为一体,双方是从属关系,更是母子关系。《ISIS》的未来与发展与 HSS 的命运息息相关,学会真正显示出了个人所不具有的整体实力与威力。一句话,《ISIS》之有今日,与 HSS 的支持密不可分,如果《ISIS》创立人 G·萨顿能够看到他的《ISIS》在他创立的 HSS 的管理下如此兴旺繁荣,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参 考 文 献

- [1] R·P·Mul thauf, Editoria, ISIS, 1978, 69: 485
- [2] ISIS, 1924, 6: 4
- [3] [4] ISIS, 1929, 12: 176—177
- [5] ISIS, 1931, 15: 336
- [6] ISIS, 1931, 16: 125—126
- [7] [8] ISIS, 1934, 21: 234
- [9] ISIS, 1937, 19: 7
- [10] [11] [12] [13] ISIS, 1935, 23: 303—308, 444
- [14] [15] [16] ISIS, 1983, 72: 457—458
- [17] [18] [19] ISIS, 1941—1942, 33: 643
- [20] ISIS, 1945, 36: 279
- [21] ISIS, 1974, 65: 456
- [22] ISIS, 1955, 46: 310
- [23] ISIS, 1956, 47: 455—459
- [24] ISIS, 1962, 53: 342
- [25] ISIS, 1962, 53: 435
- [26] ISIS, 1966, 57: 492
- [27] [28] ISIS, 1975, 66: 466—467
- [29] ISIS, 1981, 72: 361
- [30] ISIS, 1984, 75: 358—1991, 82: 312—313
- [31] ISIS, 1985, 76: 282
- [32] ISIS, 1986, 77: 287
- [33] ISIS, 1992, 83: 715—719

作者简介: 魏屹东,男 1958 年生,哲学硕士,山西大学哲学系讲师。

邢润川,男,1940 年生,山西大学教授,《科学技术与辩证法》主编,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山西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山西省科学史志学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 邢晋风